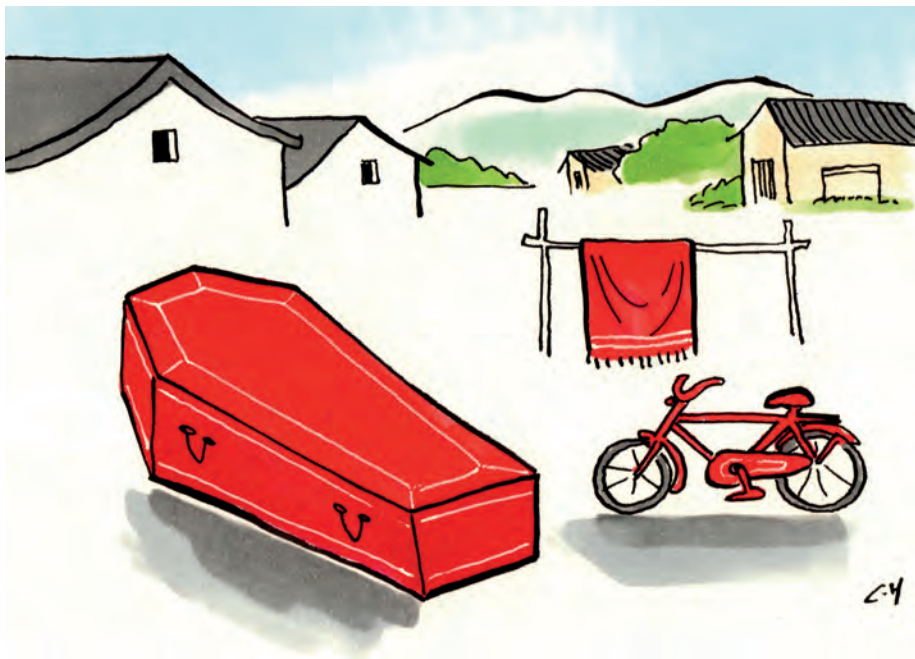


父亲的红色

□ 周云龙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漫画 / 崔泓

父亲是个农民，但早年去上海闯码头，穿梭在大都市的街头巷尾，他目睹过喧嚣与繁华，也体验了生活的颠簸与漂泊。这段并没有什么荣光可言的经历，让他从此在乡村不再安分，一生都在找寻逃离的机会。

见过大世面的父亲在乡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。比如他去世之时，棺材是与众不同的鲜亮红色，而一般安葬逝者的棺材都是黑色的，庄严、肃穆、沉重，衬托出丧葬时悲伤的气氛。

事实上，63岁那年，父亲已决定置办寿材、寿衣、寿纸。肺气肿严重的他担心余日不多，要尽早办好人生最后一件事。苏中苏北地区，老人年龄逢3逢9，乡下人视为一“缺”，要

有“跨缺”的仪式。记得父亲常常改造一句乡间“民言”——30岁没得婆娘，不能怪父母；60岁没得棺材，不能怪儿女。那次过生日之前，父亲蹬一辆破车到小镇上订了两口棺材——严格说来算半成品。棺材的外表面，即“三长”（上面、左面、右面）“两短”（前面、后面），他决定自己动手油漆，前前后后漆过六七遍大红色。他理论一套一套的：红的多好！吉祥、喜庆，高寿的人，才配！

不知道是什么内因、外缘，老父亲对红色情有独钟。

姐妹们当年穿的外衣，都是父亲上街采购的面料，老家话叫做“扯布”。他去商店扯布，一般到柜台都会先看

看有没有零头布料。零头布，每一匹会折减5寸结算，价格便宜一点。父亲买回来，指导裁缝进行组合缝制。零头布的选择，父亲偏爱红色，至少要带点红色的。他认为，年轻人不能穿蓝色的，蓝嘛，难啊，做事不顺利。而红色，红红火火，多好！

父亲在乡村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文化符号是：常年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。不管新车、旧车，他一上手，就用油漆将车身涂满红色。“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好，这个红车不管停放哪里，远远地就能一眼看到。晚上骑它，可以驱邪。还有一条，这车子没人敢偷，他偷回去一骑出来，就会露馅！”时间长了，乡邻渐渐习惯了父亲的“红车”，每次看到努力蹬车的老父亲，村民们便夸张地大喊大叫：“‘救火车’来了！”

作家朋友说，每个中国家庭都是一部非虚构的书。父亲的有关章节，本色是灰土土脸的形象，底色是乡村生活的厚重。不过，有一抹红贯穿始终：这红，是破旧自行车上不甘平庸的色彩，是为家人挑选布料时饱含希望的目光，是困境中从不曾熄灭的火焰，最终，也是他人生谢幕之时温暖的余烬。红，是父亲与命运的自我和解，是他对生活的温柔反抗。他离世时没留下什么遗嘱，但用一个个大红的印记暗示我，哪怕生活缝缝补补，也要心怀热爱，为自己添一抹亮色。